

2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UG 30 1929

T-Ch L 9299.424

~~Ch L 9801.424~~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三卷

○隱士

易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班嗣曰。漁釣于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棲遲于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

西山採薇

史記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將安歸矣。吁嗟徂矣。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

東陵種瓜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山 卷之三
邵 一作
名平。廣陵人。秦東陵侯也。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東門。世
謂東陵瓜。

洗耳潁濱

見水由居箕山。以手掬水飲之。時人憐其貧。以瓢與之。飲
水。飲訖。挂瓢樹上。風吹歷歷有聲。由以為煩。乃棄其瓢而
飲。

擁鄰巖側

世說。阮步兵。嘯聞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籍往
觀。見其人擁鄰巖側。因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上陳黃農
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復序棲神導氣之
術。以觀之。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

音竹

音由

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嘈然有聲。如數部鼓吹。幽
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按此人。即魏末居北山中。好讀
易。彈琴。姓孫。名登。字公和者。

築巖

見丞相。

開徑

見朋友。

披裘採薪

見夏。

披裘拾穗

哇音夷。列子曰。魏人林類。年且百歲。方春披裘。拾遺穗于後畦。立

山堂集卷之三
歌泣進。孔子適衛望之。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試往訊之。
子貢請行。送之隴端。面之而嗟嘆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
競時。老無妻子。必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
笑曰。吾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必期
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欲。死者人之惡。子必
必為樂。何也。林類曰。必之與生。一往一反。故必于是者。安
知其不主于彼。又安知吾今之必。不愈于昔之生乎。子貢
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

指龜辭使

莊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號南華僊人。少學老子。梁
惠王時。為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王使大夫以

百金聘周。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
必三千歲矣。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靈為留骨而覺
掉音調乎。靈生而掉尾于塗中乎。大夫曰。靈掉尾塗中耳。莊子曰。
子往矣。吾方掉尾于塗中。

畫牛獻帝

梁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永明中。脫朝服。挂神武門。此
句音勾。句容之句曲山。自號陶隱居。梁武帝與之游。及即位。屢聘
不至。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看金籠頭。有人執
鞭驅之。獻于帝。帝笑曰。此人欲効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踰垣而避

魏段干木。有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文侯造其門。踰垣而

避之。

鑿垣而三

坯音培。漢應劭曰。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三也。一說作鑿坏而遁。坏即垣也。

耕于石巖

漢鄭朴。字子真。居棗邪谷中。修身自保。耕于石巖之中。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出。

隱于屠肆

漢胡劉廣。六世祖。王莽居攝。解衣冠。縣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門。

垂釣澤中

東漢嚴光。字子陵。小字狂奴。會稽餘姚人。光武少與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大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釋耕隴上

龐德公者。居峴山之南。平生不入城府。劉表數延請。不往。因釋耕于隴上。妻子耘其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遂獲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龐統其從子也。杜甫孟浩然俱有詩。

國事不答

酌音雷

東漢徐孺子名稚。豫章人。初黃瓊教授于家。稚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覺。絕不與交。至是瓊卒。乃往弔。進酌哀哭而去。人莫有識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于是選能言陳留茅容。輕騎追及。為沽酒市肉。稚飲食之。容因問國家事。不答。更問稼穡。乃答之。時稱南州高士。

家事勿關

東漢向長字子平。讀易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建武中。男婚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遂與同好禽慶等。游五嶽名山。不知所終。向或作尚。慶字子夏。

爭田自污

漢高鳳字文通。屢辭徵辟。恐不能免。乃與寡嫂爭田。以自污。

為商自穢

東漢王烈字彥方。太守嘉其行。欲以為長史。烈為商賈。以自穢。乃得免。

躬耕南陽

孔明上疏。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

高臥北牕

見風

托盲避世

東漢馮信嘉定人。公孫述徵之不起。託盲以避世。及述敗。乃洗盥更視。

變形入山

東漢靈帝建寧初。夏馥聞張儉亡命。嘆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髮變形入林。慮音悶。慮山中隱。姓名為酒家傭。

袁閔上室

東漢靈帝時。黨錮事起。閔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下庭。不為戶。自爇納飲食。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于上室。按閔字夏甫。

萬頃茅齋

裴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召為司直。在朝賦詩曰。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夢。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乞歸。

為市門卒

見縣志

福山谷臣

齊顧歡字景怡。被高帝徵。既至。稱山谷臣。

因樹為屋

東漢申屠蟠字子龍。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

箕音遜之君。至為擁篲先驅。卒有焚書坑儒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于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

編草為裳

見立夏。

鄭敬蟻陂

東漢鄭敬字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以漁釣自適。常方坐于陂側。隨杞柳之蔭。鋪茅蘆為席。

焦先蝸廬

魏焦先字孝然。結蝸廬于河間。呻吟其中。後野火燒之。乃露寢袒臥雪中。

姜肱齋面

東漢姜肱字伯淮。桓帝徵之不至。詔圖其形貌。肱臥于幽闇。以被韜面。畫工竟不得見。私告其友曰。今政在闇擊。夫何為哉。遂遠遁海濱。賣卜給食。

索襲棲心

晉索襲字偉祖。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常造焉。經日忘返。退而嘆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譽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于恍惚之際。兼重玄于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在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茂以過也。遂謚為玄居先生。

蓬蒿滿宅

漢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苔草沒階

南北朝江湛舉王景元為吏部郎景玄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減名安用吏部郎哉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閩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此按景玄王微字。

伯休賣藥

見市。

德操採桑

世說南郡龐統字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滎令其立于里候之至遇德操採桑士元從車中謂曰丈夫處士當帶金佩

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遠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許父所以忼慨夷齊所以長嘆雖有竊秦之柄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在邊陲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漢滄老父

東漢桓帝幸竟陵過雲夢百姓聚觀有一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之使問焉笑而不答溫遂下馬與言老父曰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昔者聖王宰世茅茨不剪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何忍觀乎

漢音詞

山陰集

角集十三卷

三

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伊川田父

唐郊純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號伊川田父

法真逃名

東漢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順帝欲致之四徵不出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

李渤索價

見拾遺

身名竝存

晉戴逵字安道孝武徵之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逃匿于吳

謝玄上疏曰逵自來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竝存

心迹相并

梁阮孝緒有高志張有道謂曰子迹隱而心難明請驗之著龜既謀五爻曰此將為咸乃感應之法非嘉遯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遯卦有道曰象應實德心迹相并也

不拜榮顯

後魏賈景興栖遲不仕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顯故也

不樂京師

晉王右軍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

山水自娛

晉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至寓居會稽之東山以山水文籍自娛士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溫司馬于時人有餉桓溫藥草者中有遠志溫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

琴書自適

汜騰舉孝廉為郎中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

琴書自適

白雲自怡

見雲。

明月對飲

南史謝謏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明月。

逃入蓋田

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者皆河內軹人見秦政暴虐逃入蓋田山中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遙迤暉暉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與其富貴而畏人不若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東園公姓韓

名秉字宣明。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道。綺李季。姓朱。名暉。字文季。角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至陳。留所載。又云東園公。姓唐。名字同上。襄邑人。居園中。因號焉。夏黃公。姓名字俱同上。齊人。隱居黃里。修道。因號焉。角里先生。河內軹人。秦伯之後。姓字同上。名術。又與上述字不同。京師號灑上先生。卻失綺李季。

隱居白社

甄玄聖。唐董威在洛。隱居白社。以殘絮縷帛為衣。號百結衣。又甄濟居青巖山。卜餘年。遠近服其仁。環山不敢漁獵。採訪使苗晉卿表薦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臥不起。

挂檄而逃

梁劉訐。字彥度。少懷隱操。兄為聘妻。尅日成婚。彥度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彥度挂檄于樹而逃。陳留阮孝緒與之交好。

被苦而耕

劉宋衡陽王義季。春月出畝。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子遊畝。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故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曰。賢者也。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賜。老夫何敢獨飽。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蛛隱

金樓子。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粟。四

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步乃嘆曰仕宦者人之羅網
豈可久淹歲月耶即挂冠而去人謂蜘蛛隱

鶴棲

李白送賀監歸四明詩又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隱
機真訣自從茅氏得恩波應許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
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

指鴻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隱于臨松薤谷張天錫備禮徵之
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可籠哉

呼鼠

會稽山有一人姓蔡者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

言語狂易時人呼為謫仙

之舍懸雷

雷音溜
晉許邁字叔元小名映後改名遠遊丹陽句容人性好恬
靜不慕仕進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乃洞庭西門
潛通五嶽于是立精舍于懸雷朔望歲時還家定省而已
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遂徧遊名山

定居陸渾

唐元德秀字魯山南遊陸渾見佳山水乃定居焉歲歉庖
厨不克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看過之不擇賢
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身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詠率
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寒士賦為高人所稱

漱石枕流

見石

棲丘飲谷

晉宗炳字少文南陽人西陟荆幽南登衡嶽因結廬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已至名山恐難福識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復皆圖之于室東晉末劉毅辟為主簿不就曰吾棲丘飲谷三十年豈于王門折腰為吏耶

雲棲木食

據音渠齊諸伯玉字元璩錢唐人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婚娶婦入前門褚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二十餘年

隔絕人物滅景棲雲抗高木食

鶴怨猿驚

齊周顒字彥倫隱鍾山立隱舍後應詔出為海鹽令欲再過此山孔稚珪字德璋假山神作文以卻之號北山移文其略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

山鳥集掌

齊顧黯字長高有隱操與顧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掌取食

池魚呼名

南史盧度世子孝章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以名呼

之次第來取食食已即去

賓客不通

南齊書關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典為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延賓客

寒暑不出

北夢瑣言唐孔極侍郎朝回避于一叟之廡下延入所署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暑不出風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荷擔入蜀

晉惠帝元康中皇后賈氏以太傅楊駿廢太后楊氏陳留

董養遊太學升堂嘆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每觀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于孫殺祖父母子殺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不容故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乘船歸吳

劉宋何子有清退少欲居吳波若宗足不踰戶人不見其面明帝召至都除永嘉太守子有時寄住南潤寺不肯詣臺乞于野外拜受詔命許之忽一夜乘小船逃歸吳隱於包山

馳騁日月

齊庾易字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映獨重之餉

山陰集卷十三
麥百斛。幼簡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枕帶林泉

復兄去聲

周處士韋夔字敬遠。尚志夷簡。澹于榮利。魏周之際。十徵不出。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娛玩琴書。蕭然自逸。周明帝嘗賜以詩。勅有司。口給河東酒一斗。賜號曰逍遙公。按此周是字文周。

草屋容身

晉陶淡字處靜。年十五。便服食絕穀。居臨湘縣山中。立小草屋。纔足容身。有時還家。設小牀獨坐。不與人共。

花裯為坐

學士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令僮僕聚收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裯。

居清心亭

天寶遺事。商山隱士。向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于庭下。謂之知時猿。

居履道里

唐白居易。與弟行簡。從弟敏中。友愛。晚年任意詩酒。居東都履道里。疏沼種樹。創石樓。鑿龍門。八節灘。為游賞之所。自號醉吟先生。又號香山居士。

竹林七賢

晉嵇康字叔夜。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向秀。瑯

山堂集卷之七
十五
瑯王或謂國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
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竹溪六逸

見溪

五柳先生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歸門栽五柳號五柳先生

七松處士

唐鄭薰字子溥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後告老號
所居為隱巖詩七松于庭自號七松處士

逃避竹中

晉張廌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于竹中為屋常居

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逸避竹中不與相見

躍入瓶中

申屠有屋放曠雲泉常携一瓶一日躍身入瓶中時號瓶
隱

養志衡門

東晉何琦養志衡門耽玩書籍公府辟命皆不就又伍朝
字世明游心物外守靜衡門

鏗跡民伍

唐孔巢父少力學永王璿稱兵江淮辟巢父為幕府不應
鏗跡民伍

勝賓

鏗音燦

藝文類聚晉高士許遠遊乃雲霄之勝賓大虛之選客

逋客

逋客。避世之隱士也。北山移文。清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又隱者曾為朝廷禮聘而不起者。謂之徵君。一曰聘君。

奴婢種黍

唐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莊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江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名士伐薪

邢和璞曾居終南山。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

焉。伐薪汲泉。都是名士。

煙波釣徒

唐張志和字子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自號玄貞子。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若雲間。肅宗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為夫婦。名曰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收綸。盧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烹茶。

江湖散人

唐陸龜蒙字魯望。舉進士不第。居松江甫里。以舟載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江湖。號江湖散人。又號天隨子。甫里先生。

若雲音
返風一

山堂長考 卷十三 十七
涪音浮 又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

耐辱居士

唐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作亭名休休且為文以見志自號耐辱居士至昭宣帝天祐中以詔徵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放還山

離垢先生

見園

會牛自隱

王君公遭亂不去僧牛自隱時人語曰避世墻東王君公注云僧謂平會兩家買賣之價

養猿自隨

唐李約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自隨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遠且不俟外賓

桑苧翁

唐陸羽字鴻漸上元初隱苕溪自號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裝回不得意慟哭而歸人比今之接輿嗜茶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

扶搖子

五代周陳搏字圖南號希夷先生隱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臥經月餘或至百日不起周世宗召至拜諫議不就所著有指玄篇及寓言釣潭等集又號扶搖子

量腹度形

南史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按敬微宗測字測居江陵欲游名山齋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

耕雲釣月

宋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俱有盛名從胡瑗遊師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至問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日釣無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虎渡龍洲

宋張景荊州府公安人仁宗召問曰卿在江陵地有何景對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曰所食何物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鰲裙羹

妻梅子鶴

宋林逋字君復錢唐人少善詩不移榮利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與漁樵往來畜雙鶴縱之入雲霄歸復入籠中或遊西湖諸寺有客至童子放鶴則棹小舟歸真宗賜號和靖先生元至正間儒學提舉余謙既薨處士之墓復植梅數百本于山構梅亭其下郡人陳子安以為處士無家妻梅子鶴不可偏舉乃持一鶴放之孤山構鶴亭以配之與道士遊

唐王龜字大年。從父起在河中。乃于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郎君谷。又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每至冬時。取溪水。鼓其精瑩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

作樵夫拜

宋种放字明逸。有別業在終南山豹林谷。自號雲溪醉叟。一日往見陳希夷。作樵夫拜于庭下。希夷挽而上之。曰。君豈樵者耶。二十年後當為顯官。放曰。某為道義而來。官祿非所願也。希夷笑曰。君骨相當爾。後因張齊賢薦。真宗召為左司諫。携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賜第一區。辭歸山。

道服對談

故音速

宋郭延卿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呂文穆遊。張呂作相。更薦之不出。時年八十餘矣。一日西京留守錢文僖公率僚屬往遊。去延卿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菽。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幕下尹洙指而告曰。留守錢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公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進數杯。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彼視富貴為何物耶。因稱嘆累日。按錢文僖名惟演。字希聖。

布袍長緝

宋魏野字仲先陝西人母夢引袂于月中承兔因有娘逐生野及長嗜吟詠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號草堂居士真宗幸汾陰回望林嶺間亭檻幽絕意非民俗所居時野方教鶴舞俄報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帝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後寇萊公鎮洛凡三邀不至萊公暇日寫刺訪之野乃服葛巾布袍長緝萊公禮甚平簡頃之議論騷雅相得甚歡將別謂萊公曰盛刺不復還當留為山家之寶

泉石膏肓

唐田游巖二原人永徽中隱太白山後入箕山居許由祠

旁自號田東鄰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上曰先生在此佳否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處于林泉之下以度歲月耳餘復何求按箕山在今河南嵩少之間

花木僚友

宋方孚若自隱操新居成劉后村賀以詩曰按行花木皆僚友主掌湖山即事權

小隱立樊

白樂天詩大隱隱朝市小隱隱立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

轉居窮僻

宋太宗淳化三年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放洛人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製帷帳轉運使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谷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貴人

與仕進世宦參看

家語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人何人不親

佩六印

史記蘇秦洛陽人說六國以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各佩其印行過洛陽車騎輜重甚眾擬于王者諸侯各發使送

之周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秦于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垂三組

漢書楊僕宜陽人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梁僕歸家懷銀黃垂三組以誇鄉里

金張

漢金日磾字翁叔武帝拜為侍中頗信愛之封秬侯二子賞建昭帝時俱為侍中張安世字子孺宣帝時以定策功父子皆封侯安世三子千秋延壽彭祖是也史云自宣元以來金張之家七葉皆侍中漢代衣冠金張為盛

許史

日磾音
密低
音托

漢書許廣漢封昌成侯女為宣帝后弟舜封博望侯延壽
封樂成侯延壽子嘉封平恩侯嘉女為成帝后漢武帝時
史恭有女弟為衛太子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生宣帝帝徵
時依史氏及卽位而恭已歿三子皆以外屬舊恩受封長
子高封岳陵侯次子曾封將陵侯少子玄封平臺侯霍氏
既衰諸領羽林及兩宮衛將悉以所親許史子弟代之許
高之子丹字君仲元帝朝拜侍中成帝卽位封武陽侯丹
子二十人九為侍中四人封侯餘皆至大夫二千石又史
云自宣元成哀以來外戚許史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
極富貴丁傅謂丁明傅晏輩也

耿鄧

時音止

東漢耿弇字伯昭況之子光武時以建平齊策封好畤侯
父有疾兄弟六人皆衣青紫侍醫藥耿秉字伯初大司馬
國之子弇之姪永元初與竇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刻石
勒功封美陽侯秉弟夔與任尚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出塞
五千里而還封粟邑侯從弟恭字伯宗慷慨多大略永平
中為戊巳校尉又拜騎都尉東觀漢紀耿氏自中興以後
至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與漢盛衰漢鄧訓
字平叔禹第六子有大志閨門甚嚴兄弟敬憚為張掖太
守訓五子隲京悝弘闔是也女為和帝后史云鄧氏自中
興以後累世寵尊侯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
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

郎謁者。不可勝數。

梁竇

東漢梁竇。字叔敬。明帝朝。辟命交至。竝不就。章帝納其二女為賢人。生和帝。梁竇。字伯夏。竇之孫。順帝選其女為后。拜竇大將軍。竇居大位。每存謙柔。京師稱為良輔。竇子冀。字伯卓。威行內外。百僚側目。一門三皇后。六賢人。二大將軍。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相尹校五十七人。竇憲字伯度。永元初。拜車騎將軍。擊破北單于。封冠軍侯。章帝崩。竇太后臨政。憲為太將軍。食邑二萬戶。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

傳龜襲紫

東漢陰興。識之弟也。顯宗詔曰。興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恂恂苗裔。傳龜襲紫。

擊鍾陳鼎

貴者食必擊鍾。故文選曰。擊鍾陳鼎食。鼎食。謂五鼎食。牛羊豕魚糜也。

貂蟬盈幄

漢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克盈幄內。又揚憚嘗曰。吾家全盛時。乘輪者十人。

朱紫滿門

唐田弘正。朱紫滿門。榮冠當時。

同日封侯

漢成帝封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江陽侯。根為曲陽侯。逢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榮貴絕代。

同日拜官

唐郭子儀弟男七人。同日拜官。弟幼冲。右庶子。男曜。太子少保。晞。檢工部尚書。判秘書省。晤。兵部侍郎。曖。散騎常侍。曙。司農卿。映。太常丞。

九列三事

漢劉寵字祖榮。自會稽太守罷歸。八居九列。四登三事。

二相五侯

世說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明。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呼為裴監

唐裴寂拜右僕射。入閣。則延至臥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而不名。貴震當時。

呼為蕭郎

見駙馬。

勲力相高

恒音桓。唐李恒從上皇房。峴翼戴肅宗。以勲力相高。同時為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兄嶮。為戶部侍郎。銀青光

祿大夫同居長興里門列三戟。

冠蓋相望

唐崔琳長子儼為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與密里謁大明宮冠蓋臨門相望

一門盡貴

唐宣州夏榮善相嘗相陸象先與蕭嵩曰陸郎位極人臣然不及蕭君一門盡貴位高而有壽

一門歷官

唐崔湜與弟液澄從兄沆並以文學居要官每宴私自比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

珥貂

珥音二

左思詩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列戟

唐韋斌陟之弟拜銀精祿大夫時陟守河東而從兄宙為右金吾緇為太子少師同時列戟衣冠罕比

兄弟恩寵

唐唐休璟拜檢校安東都護時中宗為皇太子休璟時行進啟曰張易之兄弟恩寵過甚數入禁闈非大臣所宜願加防察

甥舅官達

唐郝處俊與舅許圜師同里俱官達時鄉人彭氏田氏以高貴顯故江淮間語曰貴如郝許富如彭田

山堂

角集十三卷

二二六

山堂肆考
重金疊蓋

退朝錄。重金。謂金帶上垂金魚。疊蓋。謂重戴。歸田錄。國初兩制出入。皆重戴。

鳳閣鰲宮

宋李昉字明遠。仕漢周歸宋。三入翰林。兩入中書。有詩云。三載經綸樓鳳閣。五年提筆直鰲宮。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四卷

○富人

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有馬千駟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

致羊萬頭

史記貨殖傳。塞之斥也。唯橋桃。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為萬鍾。計注云。塞斥。言邊塞。主斥。垠卒也。或曰。斥。開也。因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桃得恣其畜牧也。橋桃。

山堂
人姓名

結駟連騎

子貢相衛結駟連騎過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曰夫子病乎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乘肥衣輕

論語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富埒卓氏

漢書程鄭山東遷虜也因治鐵富埒卓氏卓氏卓王孫也

富過倚氏

孔叢子曰倚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慕陶朱

特音自

公富而往問術焉朱公告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

適西河大畜牛羊于倚氏之南十年之間其

監音古 貲擬王公富于倚氏故曰倚頓又貨殖傳倚頓

陶白

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更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陶為天下之中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巨萬謂萬萬也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

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驚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按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以為號也。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亦可卷而懷之。不忤于物也。或曰鴟夷革囊也。或曰生牛皮。又鴟夷子皮嘗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此出韓子。

石羅

成都人羅褒初賈京師。為平陵石氏持錢。石氏貲次如苴親信之。乃厚貲遺褒。令往巴蜀。數年間致十餘萬。褒舉牛遺曲陽侯。依其权势。凡貸于郡國者人莫敢。注云如苴

謂如氏苴氏皆富人也。

鐵冶成業

貨殖傳。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致富數千金。又云。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漁鹽逐利

貨殖傳。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賢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逐漁鹽之利。終得其力。致富數千萬。

師史久賈

貨殖傳。周人既織。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

久賈。數過邑不入門。故師史能致七千萬。注云。織儉嗇也。相矜久賈。言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齊秦等諸國也。師史人姓名。

王孫遠遷

貨殖傳。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至。不饑。民工于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卽鐵山鼓鑄。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于人君。

窖粟起富

貨殖傳。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

窖音教

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而致富。豪傑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故富者數世。注云。獨取貴善。言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

貸金致富

貨殖傳。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假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素封

貨殖傳。今有無祿秩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注云。素。空也。樂與之比。謂人之富者。其樂與王者同也。

丹穴

貨殖傳。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懷清臺。

谷量馬牛

保音裸。貨殖傳。烏氏。保者。畜牧。久眾。斥賣。求奇繒物。因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保比封君。注云。烏氏。縣名。保。人名。及眾斥賣。言畜牧及至

眾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

閣秤珠玉

通鑑。光武以郭況為大鴻臚。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京師號況家為金穴。又拾遺記。況庭中起高閣。歷衡石于其上。以秤量珠玉。又懸明珠于四壁。晝視之如星。夜視之如月。

銅山

見賞賜。

金塢

塢音五

東漢董卓。字仲穎。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藏

金二三萬斤。銀九萬斤。奇玩雜物。山崇阜積。不知其數。因號金塢。

焚削契券

東漢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人。計數百萬。遺令焚削契券。債家斬。爭往償之。諸子承父勅。竟不受。又宋顧綽。善殖家。甚豐厚。鄉里多負債。父覲之。誘出文券一厨。悉焚之。綽懊惱彌日。

周施親踈

東漢折像。字伯式。父國為鬱林太守。有貨財二億。家僮數百人。及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踈。或言之。像曰。吾門戶殖財日久。今勢將衰。子又不才。不

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

輜車千乘

史記穰侯魏冉富于王家。出關輜車千乘。

僮客萬人

蜀糜竺。字子仲。僮客萬人。貨產巨富。

食口數百人

周尹吉甫。仕至上卿。其家大富。食口數百人。時歲大饑。荒饑作粥濟人。其聲聞數里。

食邑一萬戶

漢張安世。尊為公侯。食邑一萬戶。然猶身衣弋綈。夫人自

饑王入聲

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是以能殖貨。富于大將軍光。
鑿井得錢

風俗通。魏郡龐儉。因亂失父。時儉三歲。母襁抱轉客廬中。一日鑿井。得錢千餘萬。遂至巨富。多置奴婢。堂上宴客。作樂。有老蒼頭在竈下竊言曰。堂上母我婦也。婢以告母。母問其故。對曰。我婦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羊。腋下有瘰。母曰。我翁也。因抱頭而泣。復為夫婦。時人謠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按瘰。寄肉也。

應音昔

作埒編錢

世說。王武子濟被責。移北邙下。于時人多地。賢濟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金溝。作埒。作馬埒也。

却音忙

處回寶精

九國志。王處回積財巨萬計。蜀中罕比。初在太原。家甚貧。有相者周玄豹。指謂人曰。此子寶精也。他日當大富。果如其言。

和嶠錢癖

晉和嶠。字長輿。富擬王者。而性至吝。人謂之錢癖。

朱門青樓

晉麴允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人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起青樓。

名園甲館

唐郭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良田美器。名園甲

館不可勝紀。

散籌算契

世說。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契。

撞杵施錢

唐黃巢亂後。修官闕。有商兒王酒胡。助錢三十萬貫。後修安國寺。上幸之。為擊十杵。施錢萬緡。羣公有擊至五杵者。一日。王酒胡乘醉入。連撞百杵。徑輦十萬緡。真寺而去。

舸音歌
載金一舸

唐馮盜性豪俠。入朝載金一舸自隨。

堆錢百屋

唐杜牧詩。崔昭生。崔芸。李無生。李郎。堆錢。

披猖。今雖未即歿。饑餓幾欲僵。

財役里閭

孔帖。嚴震。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數出貲助邊。又馬燧沒其子暢。亦善殖財。遂以貲甲天下。晚為豪幸。侵牟。

富傾郡縣

貨殖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畜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也。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奕。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

邦音只

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郢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

信陵下貧

史記列傳。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于不肖。唯信陵君能行之。

元寶敬賢

南部新書。唐王元寶。人稱為富窟。玄宗御舍元殿。望南山有白雲。橫亘山間。左右皆不見。令急召王元寶。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貴臣啟曰。臣等俱不見。玄宗曰。我聞至富可敬。至賢。朕天下之賢。寶天下之富。

守錢虜

東漢馬援。字文淵。嘗謂人曰。凡殖財。賢能施。不則守錢虜耳。

多田翁

唐盧從愿。字子龔。為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玄宗薄之。目為多田翁。

金釵十二行

唐牛僧孺。字思黯。白樂天酬以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又元載。字公輔。多受賄賂。後事敗。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斛。

錦障五十里

晉石崇。字季倫。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水

卷之十四

山堂集考 卷十四 九
碓三千區。他物稱是。嘗與武帝舅王愷君夫爭豪。愷作紫
絲布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

積粟數千鍾

唐李勣字懋功。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

鑄財三十爐

見丞相

慶封天殃

左襄二十八年。齊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于其舊。惠伯
曰。天殆富惡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之富。謂之賞。惡
人之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齊慶封亡。分其子。與晏子。晏
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無功之

賞。不義之富。禍之胎也。非我而富。恐失富也。

李愷地癖

唐李愷善殖產。自都至閔口。田疇彌望。人謂之地癖。

不載富人

王克論衡。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于書
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虎。檻中之羊也。安得
安載。

不交富人

朱子語錄。先人嘗有雜錄冊子。記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
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
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

愷音皇

復招飲。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安與之交。豈不為他日之累乎。竟不往。後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前輩立已接人之嚴如此。

虞氏滅家

列子曰。虞氏。梁之富人。財無量。登高臨大道。陳酒擊博。俠客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兩掩而笑。飛鳶墜其腐鼠。而中俠客。俠客相謂曰。虞氏富樂久矣。我不侵犯。又辱我以腐鼠。必當滅之。乃聚眾攻滅其家。注云。此見驕奢之致禍。非一塗也。

子昂歿獄

唐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

欲害之。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佑。吾殆歿乎。果歿獄中。

○貧士

孫卿子曰。貨財米粟之於家。少有者謂之貧。至無者謂之窮。

十盜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夫貧富豈有命乎。將治生不得其意也。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穫不時。二盜。娶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六極

晉束皙貧家賦。余遺家之軫軻。嬰六極之困屯。無原憲之厚德。有斯人之下貧。按尚書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簞食瓢飲

論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糲飯菜羹

漢音誤。韓子迂評。孫叔敖相楚。棧車壯馬。糲飯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偏下。

篳門圭窻

禮儒行。儒有一畝之宅。環堵之室。篳門圭窻。俞蓬戶甕牖。易

衣而出。併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誦。其仕有如此者。注云。篳門。以荆竹織門也。圭窻。穿墻為之。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蓬戶。編蓬為戶也。甕牖。牖。圓如甕口也。一說以敗甕口為牖。

蓬戶甕牖

漢音詞。韓詩外傳。原憲居魯環堵之室。次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王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面有慙色。不辭而去。

山堂長考 自集十四卷 一
緼袍無表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在衛緼袍無表。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之狐白裘子思曰伋聞妾與如棄物于溝壑伋雖貧恐以身為溝壑故不敢當。

弊履無下

見雪

三日不火

臆音知 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經日無煙

銚音到 漢王褒家貧土銚經日無煙注云蜀人呼釜為銚杜詩荆

扉深蔓草土銚冷無煙又第五韻字子陵倫少子也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

家徒四壁

孫卿子曰卜子夏家貧徒有四壁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答曰諸侯驕我者吾不臣大夫驕我者吾不見彼徒空也言但有四壁更無貲產也。

屋止數間

韓文公寄盧仝詩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

莊周貸粟

莊周家貧故往貸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

貧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鮒音付。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予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楚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一升之水。即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求我于枯魚之肆。

范丹絕糧

見縣令上。

棘字

雷音潤

階雷。

蒿狀

抱朴子。葛洪。字稚川。家貧。荆棘叢生于庭宇。蓬蒿充塞乎

高士傳。漢田何。年老家貧。茅居蒿山。守道不仕。

家窮巷

漢陳平家貧。好讀書。不營生業。家眉郭窮巷。以弊席為門

注云。負郭。背郭居也。

宿白社

唐董威家貧。常宿洛陽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輒結以為衣。故白帖云。業保青氈。身安白社。

寄食亭長

史記韓信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重會。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從其下。即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

厚音肉

律考

自集一曰卷

三

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

就食寺僧

唐王播，字明啟，貧而好學。客居揚州木蘭寺。寺僧叩鐘會食。播每聞鐘聲，即赴會。眾僧厭之，乃飯後叩鐘。播聞鐘聲而來，則飯已完矣。播題詩于壁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播去後二十年，得官來守是邦，復至木蘭，見前詩，以碧紗罩之。播續成後二句曰：二十年前塵拂面，于今始得碧紗籠。又監戒錄：唐羅珣，廬陵人，不事產業，以至貧困，常投福泉寺，隨僧飯，而力學不廢。二十年後持節歸鄉里，及境，至僧房，題詩壁上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吏追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圍。野老共遮

珣音向

旗音于

官路拜。沙鷗遙認隼旗飛。春風一宿琉璃殿，唯有泉聲慙素機。又宋陳后山娶郭提刑築女家，貧，寄食外家。

牛衣

見妻。

蝸舍

魏隱士焦先，字孝然，家極貧，不變所守。築造圓舍，形如蝸牛殼，謂之蝸牛廬。

地無之錐

見故人。

家無擔石

魏志：華歆，字子魚，初為御史大夫，素清貧，所得祿賜以賑

墨音英。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按楊雄方言海岱之間名墨為擔石。斗石也。蘇林云齊人名小墨為擔石。

猶有一劍

喬音喬。史記初馮驩躡齋見齊孟嘗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且荆緹彈其劍而歌。注云荆草名。緹謂把劍之物無物為裝。但以荆纏之也。

但有一錢

晉阮孚字遙集。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錢看囊恐其羞澁。故杜詩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飯牛干石。

春秋衛人甯戚家貧無資為人挽車至齊國于車下飯牛扣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

甞音榦。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纒至甞從昏飯牛至夜半。息夜漫七

何時曰桓公聞而異之命管仲迎之拜為上卿後遷

賣犬嫁女

晉吳隱之字處默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見老蒼頭牽一犬賣之此外瀟然無辦。按謝石字石奴安之弟。

藜羹不糝

漢貢禹字少翁以明經潔行著聞妻子糠豆不贍藜羹不糝。

新米俱無

宋張文潛曰。唐詩人多窮。賈島為甚。孟郊詩云。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詩云。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乾。蓋孟氏新米自足。島則新米俱無也。故曰。郊寒島瘦。

蓋幅自障

東漢郭泰。字林宗。家貧。游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臯。從師受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

束脩自給

宋秦檜微時為童子師。仰束脩自給。故有詩云。若得水田

三百畝。這番不做猴孫王。後檜後以申王致仕。申屬猴也。故半隆山以為詩讖。

家產不過十金

漢楊雄家產不過十金。無擔石之儲。晏如也。

家貲不滿千錢

唐負半千上書自陳。臣家貲不滿千錢。

朱詹吞紙

義陽朱詹好學。家貧。日不炊爨。時吞紙以實腹。寒則抱火而卧。後以學顯。

段湛賣文

段湛家貧。賣文為活。子弟多歷顯要。

織僑供食

東漢江夏劉勤家貧。作僑供食。嘗作一僑縷斷。勤置不賣。勤出。妻賣以糴米。勤歸責妻欺取其直。棄米不食。

織僑易米

朱桃椎。成都人。淡泊絕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常織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僑也。以米茗置其處。易之。至夕取去。終不與人接。唐初高士廉深加禮敬。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而去。

摯虞拾橡

晉摯虞流離入南山。饑甚。拾橡實而食。

杜甫負薪

杜甫客秦州。負薪采橡栗以自給。又衣不蓋體。常寄食于人。

春音本

鬻菴

晉王猛字景略。家貧。以鬻菴為事。曾至洛陽。有人買菴曰。吾家在此。可隨取道。猛隨至深山中。見一老翁引猛進曰。大司馬公可進。猛拜。翁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菴。送下山。猛顧視。乃嵩山也。

典衣

宋秦觀字少游。為黃本校勘。錢穆父為戶書。皆居東華門。少游春日遺文穆詩云。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春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穆父以米二石送。

之。
醫藥不具
唐韋表微始被病醫藥不能具所居堂寢隘陋既沒弔客
咨嗟。

飢粥不給

唐顏泉明杲卿子為彭州長史家素貧而居官廉相從百
口至飢粥不給無愠色按彭州即今成都府彭縣又常貫
之家貧敢豆糜以自給。

天矜

礪音磊候官人謝端于海上得大礪中有美女曰我天漢白承素
姪上聲女天矜卿貧令為君妻故唐李郢詩曰謝氏海邊逢姪女

鬼笑

南北朝宋劉伯龍為武陵太守貧窶特甚慨然將營什一
之法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困固有命乃
復為鬼所笑遂止。

逐貧賦

楊雄逐貧賦舍我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
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泛彼栢
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
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

送窮文

韓退之送窮文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

山堂集卷十四

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戾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言語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兀兀。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名曰學窮。倣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文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寃。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晦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妻子凍餒

魚豢魏略。楊沛前後空歷城。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後。

家無餘積。築舍謂蝸牛廬。日夕居止。其中妻子不免凍餒。妻子饑寒。

唐盧懷慎為相清謹。妻子不免饑寒。

藿食草衣

後燕錄。魏郡王高。秦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饑食藿藿。寒衣草衣。

弊絮單席

謝朓常謁江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耽學不倦。朓乃脫所着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克臥具而去。

賞無千日計

唐陸龜蒙賞無千日計。

帑無十日蓄

宋曹彬字國華。靈壽人。兩總樞密。五臨藩翰。所居僅瓦風雨。敗簷踈牖。人不堪其憂。而彬處之自若。宅帑無十日之蓄。至升武帳。止衣弋繡絮。坐素木胡牀而已。

環堵蕭然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雨。短褐穿結。簞食屢空。晏如也。

一室裕如

宋呂本中。字居仁。平生因詩以窮。晚禪而病。清癯如不勝衣。有孟浩然跨驢之相。一室蕭然。凝塵滿席。裕如也。每以貧兵前路資糧為念。父好問。兄弼中。子大猷。大同。孫祖平。祖仁。

乞米

唐顏真卿字清臣。家貧。乞米于李文夫。帖云。杜于生事。舉家食粥已數月。今又罄之。實用憂煎。

斷糲

宋范仲淹家貧。少與友人在長白山僧舍修學。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逮宿。遂凝。劃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糲。十數莖。酢汁半盃。煖而啖之。

還郡無資

南齊書。裴昭明。松之孫。為長沙郡丞。罷郡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先益上府。豈敢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蘊字彥深。景文兄子也。一說裴始安在郡還。

割糲入聲

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歸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
孰誰比按裴在永明中為始安內史故云

過節無具

宋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因依外家就學安陸冬
至召同學人飲元憲語曰至節無以為具獨有先人劍鞘
上累銀一兩麗以辦節冬至喫劍鞘年節當喫劍耳

抹月披風

韻府貧家無以娛客但知抹月披風

飯王炊桂

飯王炊桂言貧者乏食與新比之王與桂也

○賤士

禮坊記君子辭富不辭貧貴不辭賤

舉版築

孟子曰傳說舉于版築之間

舉魚鹽

孟子曰膠鬲舉于魚鹽之中

耕莘野

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

釣渭濱

藝文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濱譙周曰呂望屠牛于朝歌賣

飯于孟津

滕臣

晉獻公伐虢歸。遂滅虞。虜虞公及百里奚以歸。晉太子申生姊穆姬適秦。穆公將以奚為媵。奚耻之。亡秦走宛。楚郢人執之。穆公聞奚賢。欲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百里奚。吾之媵臣也。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遂與之。與語國事。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

獄吏

史記丞相公孫弘。菑川國薛縣人。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班固曰。公孫弘卜式。皆以鴻漸之翼。困于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安能致此位乎。

吹簾乞食

史記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于陵水。無以糊

麿音馳

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簾。乞食于吳市。卒興吳國。

吹簫給喪

史記絳侯周勃。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以給喪事。注云。謂勃本以織蚕薄為生業也。

屠狗

史記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後封舞陽侯。

牧羊

史記大將軍衛青。平陽人。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媪通。生青。遂冒姓為衛青。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注云。平陽侯。曹參

音襖

曾孫為平陽夷侯也。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先母謂嫡母也。漢書作民母。

趙自閭閻

史記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按茂下蔡人。事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擣里子見秦惠王。使佐魏章。略定漢中地。至武王時。蜀侯輝相壯反。使茂定蜀。還以為左丞相。又將兵擊宜陽。斬首六萬。遂拔之。

贖于縲紲

見義士。

趙岐賣餅

東漢趙岐字邠卿。為皮氏長。延熹中宦者左悺兄為河東

岐音玄

太守。岐耻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衛元珣為京兆尹。收岐家

屬宗親。陷以重法。岐逃難四方。自呼姓名賣餅北海市中。

復音福

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于複壁中。及諸唐少。遇

赦乃敢出。

世忠負米

宋韓世忠字良臣。少時為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者

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為韓潑五。有日者言其當作三公。

世忠以為侮已。毆之。

梁鴻負春

見妻舉案。又漢申公白公。嘗衣赭春于重。

魏舒守磨

晉魏舒少遲鈍雖叔父猶不知之使守水磨舒亦不以介意後為司徒

兄嫂皆笑

史記蘇秦雒陽人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

昆弟不收

見者笑

起于刀筆

班固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

擢于賈豎

漢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故史記曰卜式試于芻牧桑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僕日磾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

傭書

後漢崔亮字敬儒家貧傭書自業

販繒

漢灌嬰睢陽人以販繒為業從高祖滅項羽封潁陰侯以迎立代王功拜太尉後代絳侯為丞相

將車

漢衛將軍舍人任安字少卿滎陽人故與田仁相善少孤

日磾音
察低

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留。求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于武功。代人為求盜亭父。後武帝用安為益州刺史。仁為丞相長史。按將車猶言御車也。求盜亭父言安留武功替人為求盜亭父也。亭父即亭卒也。亭舊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閤開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

輓音晚

輓輅

史記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上召入賜食。已而問婁敬。敬說上都閤中。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奉春君。後封敬二十戶。為閤內侯。號為建信侯。注云。輓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

黃門養馬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漢武帝元狩中。海邪王與休屠王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眾以降漢。休屠王太子日磾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大。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後與霍光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封柁侯。長垣牧豕。

東漢吳祐字季英。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于長垣澤中。桓帝時。舉孝廉。以四行遷膠東相。

輓耕隴上

史記陳勝陽夏人字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悵悵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大息曰。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後自立為陳王。

條器市中

見女。

為人略賣

史記樂布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于齊。為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于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請贖布以為梁大夫。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吳楚。

反以軍功封俞侯。

為掾詈辱

漢翟方進字子威。年十二而孤。後給事太守府。小吏號遲頓。不及事。為掾史所詈辱。永始中拜相。封高陵侯。

蔡澤匹夫

楊子解嘲。蔡澤山東匹夫也。頽頽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強臣之相。搯其咽喉。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石奮小吏

見姊妹

耻出寒微

唐太宗擢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玄素少時。

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廷問之。玄素深以為耻。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乎。又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賢。或廣坐中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可終羈賤

環音疊。孔帖。裴寂初與劉文靜友善。夜見邏堞傳烽。叱文靜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所言。豪傑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羈賤乎。

令奴同席

漢任安過平陽公主家。主家令與騎奴同席而食。安拔劍斷席別坐。

為人標舟

唐南霽雲少微賤。為人標舟。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五卷

○娼妓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其家在教坊謂之內家又營妓古以待軍士之無妻者

雙環唱詩

唐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賞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燕并妙妓四輩尋續而至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密觀諸伶所詠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唱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

山堂肆考 卷第十四 二十八 四百十

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聞篋淚書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唱詩不及。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列拜牀下。奉吾為師。須臾名妓雙環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里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煥之即擲榆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安哉。因大諧笑。

史鳳致語

鑲音璩 史鳳宣城妓也。待客以等。其上者以迷香洞神機。枕鑲蓮燈。次則交紅被。傳香枕。下列不相見。以閉門羹待之。使人致語曰。請公夢中來。有馬箠客于鳳。整囊所有銅錢三十萬。盡納之。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于青屏而歸。

寫真奉書

崔徽河中妓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河中。與徽相從累月。敬中歸。情懷怨抑。後東川幕白知退歸。徽乃寫真奉書。謂知退曰。為妾謂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且為郎歎矣。元稹為作歌。

刃髻為信

唐歐陽詹字行周泉州人遊太原悅一妓將別約至都相
迎因寄詩與妓妓得詩思之不已疾且甚乃刃髻藏之謂
女弟曰歐陽生至可以為信又題一詩云自從別後減容
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成雲髻樣為奴開取縷金箱
絕筆而逝

鏡湖春色

唐元稹廡問浙東喜官妓劉采春嘗贈以詩末二句云更
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又因醉題東武詩中有
因循歸未得不是戀鱸魚之句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
不為戀鱸魚為好鏡湖春色耳春色謂采春色也

越樓歌聲

李尚書詢為浙東廉使夜登越城樓聞歌聲激切召至乃
去籍妓盛小叢突厥三臺詞也詞云鴈門山上鴈初飛馬
邑關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言語文章

唐蜀妓薛濤字洪度本長安良家女父鄭卒母孀居韋臯
鎮蜀召令侍酒因入樂籍元微之元和初授監察御史
出使西蜀與濤相見自後元公赴京濤歸浣花溪其浣花
之人多造十色彩箋于是濤別模新樣小幅松花紙多用
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於松花紙上寄贈一律曰錦
江滑膩峨眉秀化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
分得鳳皇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後相

思隔煙水。嘗蒲花發。五雲高。又嘗辟為校書。贈之詩云。萬里橋西。薛校書。枇杷花下。閉門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精神意態

宋餘杭名妓周月僊。意態丰采。精神艷冶。尤工詞翰。柳耆卿東京才子。年甫一十五歲。來守茲郡。造翫江樓。于水滸。每召月僊。至樓上。歌唱。柳欲私之。周拒而不從。柳訪知。與隔渡黃員外。情密。每夜用舟往來。柳命舟人淫辱之。舟人聽命。一晚見月仙。獨下舟渡河。舟人強淫。月仙。月仙不得已從之。惆悵作一絕云。自嘆身為妓。遭主不敢言。羞明月。月渡懶上載花船。次日柳排宴于翫江樓。召月仙佐酒。令

舟人在傍。酒半。歌月仙之詩。月仙惶愧。拜謝。與耆卿款洽。耆卿大喜。而作詩曰。佳人不自奉。耆卿却駕孤舟。犯夜行。殘月曉風楊柳弄。肯教辜負此時情。月仙謝耆卿而歸。耆卿因此自損其名。

曾棲鳳凰

侯鯖錄。元微之。張江陵士曹。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鳳凰棲。謝師厚作襄倅。聞言妓與二吏。昏相好。此妓乞書扇子。謝遂改下句云。寄語東風好。擡舉夜來曾有老鴉棲。

令咏鸚鵡

般若音
鉢急

宋杭妓周韶有詩名。好畜鳥。嘗與蔡君謨開勝。題品風味。君謨屈焉。蘇子容過杭。太守陳述古飲之。召韶佐酒。因求落籍。子容指簷間白鸚鵡曰。可作一絕。韶援筆遂成云。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一座笑賞。述古許令落籍。時韶適衣白。故云雪衣女。

蜂蝶相隨

唐都中名妓楚蓮香者。國色無雙。貴門子弟多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

金帛不惜

唐東海妓女吳盈盈者。善歌舞。尤工彈箏。容艷甚冶。詞翰

情思翹翹出羣。少年子爭登其門。不惜金帛。盈盈遊送佳耦。方許一笑。

嘗作古詞

蘇小小者。錢塘名妓。南齊時人。嘗作古詞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按西陵今在錢塘江之西。錢塘名娼有二。蘇小小。此是南齊人。即白樂天劉夢得有詩稱之者。及春清紀聞所載。司馬才仲事是也。一是宋人。即蘇小娟。

能變新聲

唐許子和。吉州永新娼家女。入宮名永新。安祿山亂。子和流落民間。為士人妻。士人歿後。為娼。能變新聲。臨卒。謂其

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被朝望哀

唐揚州崔崖張祐二人齊名每題娼肆譽之則車馬盈門
毀之則杯盤失錯二人作詩嘲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
行鼻似煙窓耳似鐺愛把薑牙梳掠鬢崑崙頂上月初生
蓋謂端端黑而且長也于是端端遂往見二人再三請曰
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更贈曰覓得黃驢被繡
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
于是賓客競至其戶或嘲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
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題詞寓意

名妓楚娘以姿學自負三山林茂叔與之相厚因官建昌
携楚回家其妻李氏不能容楚題詞于壁以寓意云去年
梅雪天千里人歸遠今歲梅雪天千里人追怨鐵石作心
腸鐵石剛猶軟江海比君恩江海深猶淺李氏見詞乃曰
人非木石胡不能容遂置長衾大被三人共寢

月英善謔

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妓少乃焚之時有妓徐月英送葬
謂徐公子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善謔

蓬僂巧言

平康里前曲中有老妓曰葉小兒字蓬仙貌不甚揚齒不卑
矣但利口巧言詆諧最妙陳設居止處如好事士流之家

由是見者多惑之。有天水山光遠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終不能捨。萊兒亦以光遠聰明俊少。尤諂附之。及光遠應舉。自以俊才。期于一戰而捷。而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為一鳴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萊兒正盛飾。立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謔之。曰。盡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壻好聲名。適來安遠門前過。光遠何曾解一鳴。

悲戀希孟

宋謝希孟。陸象山門人也。少豪雋。與妓陸氏狎。象山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為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為言。希孟曰。非特建樓。且為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

何。卽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歎。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于男子。而鍾于婦人。象人默然。知其悔也。一日希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發歸興。不告而行。妓追送江許。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岬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着何如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再傍他人呵。

怨恨王魁

宋山東名妓桂英與王魁厚。誓不他適。凡魁服食皆取于英。魁赴科。英為祖餞。仍贈以詩。魁登第。英以書賀。并寄詩。章。魁竟不答。後除徐州僉判。娶崔氏赴任。英聞之。怨恨乃自殺。魁忽白日見英。罵其負義。遂得病卒。

乞詩東坡

見寵妾

求詩參寥

宋僧參寥至徐州訪東坡坡席上戲令一妓求詩參寥誥曰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憚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偕老趙判

蘇小娟錢塘妓藝精音律才工文翰與姊盼奴齊各盼奴與大學生趙不敏甚洽欵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于業遂捷南省得授官襄陽府司尹奴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資屬其弟趙院

判均分之。一以膳院判一以送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如言至錢塘托宗人倅錢塘者召盼奴其家云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為盼奴所歡者以於潛官絹誣繫繫獄中召小娟出給之曰汝誘商人官絹百匹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乃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娟感荷更生盼奴亦蒙恩泉下也倅書其詞婉因問汝識襄陽趙司尹否小娟曰趙司尹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盼奴相思致疾而死倅曰趙司尹亦謝世矣彼遣人附一緘及餽物一罨外有其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拆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

風流還似大蘇魚。小娟得詩默然。倅索和之。小娟不得已。和詩曰。君住襄陽妾住吳。魚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官絹魚。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為脫籍。歸院判借老馬。

續婚符郎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邢之妻卽單之姊。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中。邢挈家赴鄧州。順陽縣官守。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闕。約官滿歸成婚。是年冬。戎寇大擾。邢夫妻皆遇害。春娘為賊所虜。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玉能作小詞。每公庭侍宴。本州前後守倅皆重之。紹興初。符郎受父蔭。為全州司戶。見楊

玉甚慕之。有司理與司戶契分相投。將與之為地。而太守嚴明未敢。後司理置酒請司戶。只點楊玉一名祇候。酒半。司戶佯醉嘔吐。偃息于書齋。司理令楊玉侍奉湯藥。因得一遇。因謂玉曰。汝必是名公苗裔。但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玉羞愧曰。妾本是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姬所生也。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玉涕泣曰。妾姓邢。在京師孝感坊住。幼年許與舅之子結婚。父授某處知縣。不幸父母遇寇。隕命。妾被掠賣至此。司戶復問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各以實對。因大泣下。司戶心知其春娘也。未敢言。後一日。司戶置酒回司理。復召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因好言正色問之曰。我今喪偶。汝肯隨我乎。玉曰。妾所願也。司戶知其厭

惡風塵出於誠心。乃發書告父。時父在省為郎官。乃具狀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父又致書全州太守。竟如法成婚。按符郎名飛英。字騰實。

好答官妓

魏泰詩話。宋呂士隆知宣州。好答官妓。官妓皆欲逃去。會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留不使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欲答之。妓詐曰。某不敢辭罪。但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欲而捨之。梅聖俞聞之。作莫打鴨詩以寄意曰。莫打鴨打鴨。鴛鴦鴛鴦。鴛鴦新向池中落。不比孤洲老鷓鴣。

私幸營妓

司馬溫公為武定從事。同募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

廬王荆公往迫之。溫公使妓踰墻而去。度不可得。乃具其事。荆公集句戲之云。年去年來去。忙暫偷閑入老僧房。驚回一覺遊。僊夢又逐流鶯過短墻。

頗通佛書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子瞻喜之。一日游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片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鬻殺鮑參軍。操問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鞍馬稀。老來嫁作商人婦。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為尼。

尤喜樂府

李次山義倡傳。義倡者。長沙人。家世娼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及妓籍中。可與譚者。或言娼。遂往焉。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閱。竟皆已平日所作者。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也。若何自得其詞之多。娼不知其少游也。卽具道所以。少游曰。若素愛秦學士。彼秦學士亦嘗遇若乎。曰。秦學士。京師賢人也。焉得至此。使得見秦學士。雖為之妾御。死亦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卽我是也。以朝命貶黜。因道而來此爾。娼大驚。入謂母媪。有頃。媪出設位。坐少游于堂。娼立階下。北面拜。且

張筵虛左。示不敢抗。酒一行。率歌少游詞一闕。以侑之。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寢定。娼乃寢。先平明起。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為留數日。將別。娼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又不敢從行。恐以為累。唯誓潔身以報。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歿于藤。娼一日書寢。寤驚泣曰。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歿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歿矣。乃謂媪曰。吾昔以此身許秦。聲世。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絰。以赴行。數百里。過於旅館。拊棺繞之三週。一慟而絕。京口人鍾鳴。將之常州。教官以聞於郡守。李次山結。旣為作義娼傳。又系之贊云。

覘
聲
覘
去

不肯破顏

宋淳熙中有妓湯賽師居抱劍營負色寡合非豪俊不肯破顏猥客恐為所侮不敢登門有惡少詭為外方富民部網者僦館其隣因盛飾而往一見交歡呼酒酣飲惡少揮金不吝且能調弄風月舉家大喜頃之惡少復舁釵環條脫一巨篋草草視之皆燦然精金也娼家愈大喜不復細察受而緘之留連踰月惟恐其去一夕惡少謂其家曰來日當往部中料理某事欲夙起賽師唯唯黎明飲食之遣僕隨往惡少以計贖其僕至晚不復來矣往館中覘之寂無踪跡惡篋視之燦然者皆偽物也舉家恚恨賽師愧憊而歿

無如眇目

秦少游云有美娼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于母西游京師或止之曰京師天下之色府也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况眇一目焉其瘠于溝中矣娼曰諺有之心相憐馬善圖以京師之大豈無知我者遂行抵梁舍河濱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為留飲宴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第中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娼飯少年亦飯娼疾不食少年亦不食嘔喘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如一目者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

不事叛逆

嘯嘯音
攝殊

毛惜惜高郵妓也。宋端平初，別將榮全據高郵以叛，制置使遣人招之，不聽。全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耻於供應，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生賀矣。今乃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叛臣，全怒殺之。後人為立廟祀之。

長佐歡娛

宋成都官妓趙才卿，性黠慧。帥府與都鈐帥會飲，命才卿佐酒作詞，應命立就。歸梁燕云：「細柳營中有亞夫，華宴簇名姝。雅歌長許佐投壺，無一日不歡娛。漢皇拓境思名將，捧飛詔欲登途。從前密約盡成虛，空贏得淚流珠。」

歌以侑觴

蘇東坡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不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子瞻問其故，答曰：「沐浴倦卧，忽有叩門聲，急起詢之，營將催督也。整裝趨命，不覺稍遲。時府僚多屬意於秀蘭者，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辯，而子瞻亦從旁冷語，陰為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適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籍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絕佳。府僚大悅，劇飲而罷。」

舞以佐酒

聞見錄：宋文潞公知成都，喜行樂，有飛語至京師。會御史何郊，字聖徒，蜀人，當歸。上遣察之，李少愚謂文潞公曰：「此

魚足念慮。因迎謁聖徒于漢州。同郡有妓善舞。命之佐酒。聖徒喜之。問其姓曰楊。聖徒曰。所謂揚臺柳者也。少愚。因取妓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燒。從今喚作揚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且命其妓歌之。數日。聖徒至成都。頗嚴重。潞公一日宴聖徒。迎其妓雜府妓中。歌其詞以酌。聖徒聖徒每為之醉。此與陶秀實事同。

拜謝涪翁

涪翁過瀘南。瀘帥留府會。有官妓眇眇。帥嘗寵之。涪翁贈浣沙溪詞曰。脚上靴兒四寸羅。唇邊朱麝一櫻多。見人無語但迴波。料得有心憐宋玉。祇因無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向伊麼。眇眇拜謝涪翁。瀘帥令唱詞侑觴。眇眇唱借春容。

涪翁大喜。醉飲而別。按涪翁黃山谷號也。黃曾為涪州別駕。故云。

驚逝陳烈

宋蔡君謨守福唐。會李恭伯與陳烈於望海亭。以籍妓侑酒。妓方舉板一拍。烈怖駭。越墻攀木而逝。李因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夕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櫓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

戎昱寄情

唐韓晉公浞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有官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至厚。浙西樂將聞其名。白浞召置籍中。昱不

揚與摺
同

敢留俄于湖上為歌詞以贈之云。送客春風湖上亭。柳條
藤蔓繫人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且曰至
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為開筵。自持盃命歌。妓遂唱
戎詞。曲既終。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
然。不覺淚下。韓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寄情郡妓。何故
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答之。命與妓百練。即時歸之。

紫山鍾愛

歌兒珠簾秀。姓朱氏。姿容甚姝麗。雜劇尤當今。獨步胡紫
山。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
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
片閒情任卷舒。掛盡朝雲暮雨。

喜偶任生

唐長安中。娼妓曹文姬。工翰墨。為關中第一。號為書仙。每
求為偶者。先投詩以待其自擇。有岷江任生投詩云。玉皇
殿上掌書仙。一染塵心摘九天。莫怪濃香薰透骨。雲衣曾
惹御爐煙。文姬得詩喜。遂留為偶者五年。後因歌送春詩
乃與生曰。妾本上天司書仙。以情愛謫居人世。今當回。子
宜偕行。偶見朱衣吏持玉版至。曰。李長吉新撰白玉樓記。
召汝書碑。生方悟妓為仙女也。遂同拜命。舉步騰雲而去。

不誣仲友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名藝冠絕一時。唐太守仲友命賦
紅白桃花。即調如夢令一闕。七夕。郡齋高會。名士謝元卿

命以已姓為韻賦七夕。酒未行而詞已就。名鵲橋仙。或與仲文有隙。欲據其罪。指唐與蓋為濫繫。蓋于獄月餘。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吏勸其認罪。不過杖。蓋曰。賤妾縱與太守監罪。不至死。然妄言以污士大夫。則死不可誣也。獄再兩月。委頓幾絕。而聲價愈騰。未幾與唐有隙者改除。而岳商卿代之。命蓋作自陳。蓋口占上筭于呈覽。岳喜。即時出罪。判令落籍。而宗室納之。

禹錫亂腸

唐劉禹錫罷蘇州。為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奉之。劉于席上賦詩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

空見慣渾閒事。惱亂蘇州刺史腸。一說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鴻漸飲大醉。宿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驚問之。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某來問。何詩。曰云云。又一說。韋應物罷蘇州。過鴻漸。非禹錫也。杜韋娘。曲名。

文正屬意

范文正公守鄱陽郡。創慶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尚幼。公頗屬意。既去。以詩寄魏介曰。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託春風幹。常來。介因書以惠公。

句朝阿軟

唐元稹到通州。見鹿塵間有詩。落句云。綠水紅蓮一乃采開。

千花萬草無顏色。不知何人題也。錄此詞寄樂天。乃樂天
十五年前及第時。贈長安妓阿軟絕句。故白復有詩云。十
五年前似夢遊。會將詩句結風流。偶助笑歌嘲阿軟。那知
傳誦到通州。

詩感堯娘

宋張子野云。往歲吳興守滕子京。見小妓堯娘。賞其佳色。
後十年再見于京口。絕非向時容態。感之作詩曰。十載芳
洲采白蘋。移舟傍景賞青春。當時自倚青春力。不倍東風
解誤人。

師兒密誓

宋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甚相眷戀。為

姥音母

惡姥所聞。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湖。唯一婢一
僕隨之。尋常遊湖者。逼暮即歸。是日王生與師兒有密誓。
特故盤桓。比夜達岸。則城門已鎖。不可入矣。王生謂僕曰。
月色甚佳。清泛不可。再市酒。殺復遊湖中。迤邐更闌。舟人
倦寢。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抱。投入水中。舟
人驚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歌之。其所乘
舟。竟為棄物。經年無敢登者。

國容短書

長安名妓劉國容。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
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詰旦赴任。行至咸陽。
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騎。齎短書云。歡寢之濃。恨雞聲之斷。

山堂詩考 角集十五卷 十七
愛恩憐未洽。絆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肩。

求納嬌如

京師名娼陳嬌如。姿藝並美。睦州尹一見求納焉。嬌如曰。願得錦帳十里乃可。蓋戲言也。翌日載錦帳數十車。陳大驚。乃如前約。

願覓愛卿

宋韓魏公為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為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狐貉百萬兵。大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覓愛卿。

起龍卻鳳

梁孝元觀妓詩。起龍調節鼓。卻鳳點笙簧。

迴雪落塵

弘執恭觀妓詩。合舞俱迴雪。分歌共落塵。

年衰慕閒

角妓鄒妙端。色藝絕人。名出教坊右。風流之士。咸修飾以求狎。晚年色衰。遂慕閒寂。及死。作為坐化。有作詩以祝之者云。歌舞風流世所傳。老來閒寂竟端然。超昇已出平康巷。解脫還登般若船。具足神通由此日。廣修方便在當年。莫言柳翠燒衣事。功德誰分孰後先。

色衰求嫁

閩中一娼。色且衰。求嫁以圖終身。人薄之。無妻禽者。乃決

之術士。術士云。年六十當享富貴之養。娼不以為然。數年
聞人子有闖入內府為太監者。聞其母尚存。遣人求得之。
館于外地。翌日拜之。遙見其貌。面耻之不拜。語左右曰。此
非吾母。當更求之。左右觀望其意。至闖來。美儀觀者。乃得
老娼以歸。至則相向慟哭。日隆奉養。十數年而沒。則術士
可謂奇中矣。

投牒從良

蘇東坡在杭。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矣。有管妓投牒乞從
良。東坡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甚便。

出家學道

輟耕錄。李當當者。教坊名妓也。姿藝超出流輩。忽翻然若

編音聲

有所悟。遂着道服。出家學道。折江儒學提舉段吉甫贈以
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粧拭面別青樓。便隨南岳夫人
去。不為蘇州刺史留。瑤館月明簾鳳下。綺窓雲散鏡鸞收。
卻嫌癡絕尋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

郵亭掃地

周世宗時。陶穀奉使江南。留寫六朝實錄。每進見嚴令。下
視江左。韓熙載曰。五柳公雖若端整。其守可隳。乃命妓秦
弱蘭。衣弊衣。為驛卒女。每日擁篲掃地。陶徵見。悅之。詢其
故。答曰。妾守驛者之女也。父喪夫歸。託父母陶。因與狎。與
一詞名風先好。詞云。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
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數日李後主開宴令弱蘭歌此詞陶大沮即日北歸

僧寺拂塵

宋魏仲先與寇萊公游陝郊僧寺多留題後復同到寺見萊公詩已用碧紗籠而仲先詩獨塵昏滿壁時有從行官妓頗慧以衣袖拂之仲先徐曰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萊公大笑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六卷

○奴隸

周禮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槩注云謂坐盜賊則沒入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世俗呼奴婢曰臧獲臧者被賊罪沒入官為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為奴婢也楊雄方言凡民男而婚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一說婚婢之子謂之臧婦奴之子謂之獲又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之間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

秦綱

左僖二十四年晉侯迎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

千人實綱紀之僕。注云：晉侯文公也。嬴氏秦穆公女也。穆公以文公新有呂卻之難，故以三千人衛送之。

晉侮

秦晉之間，罵奴曰侮。

周奚

周禮奚三百人。注云：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

齊娠

娠音申。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廝皆謂之娠。注云：女廝謂婦人給使者。

鷹犬才

魏陳琳檄鷹犬之才，爪牙可任。

牛馬走

史記太史公牛馬走，言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也。

廝養

公羊傳：廝，役扈養。唐皮日休記趨廝走養。注云：析薪為廝，炊烹為養。

牧圉

左僖二十八年：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曰：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注云：養牛曰牧，養馬曰圉。

應門

李令伯表：應門無五尺之僮。

置市

王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制於民。顯斷其命。今改奴婢曰私屬。禁不得買賣也。注云。闌。遮闌也。即牛馬闌圈。

廬兒

漢蕭望之傳。望之與王仲翁同薦。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門東侯。王仲翁補大將軍。出入從蒼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注云。漢名奴為蒼頭。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

家僕

史記。與家僕。襍居齊處也。故今奴隸謂之家僕。

遺賈

史記。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於是陳平遂交歡太尉勃。以奴婢百人遺賈。

賜光

漢宣帝賞賜大司馬霍光奴婢。前後共百七十人。唐李大亮以功。上賜奴婢百口。大亮謂曰。爾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忍錄而為隸乎。縱遣之。高祖聞之。嘆美。更賜他婢二十口。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之親戚侯相。

見賤士

士風

晉石崇蒼頭雄翹者。性廉直。有士風。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歸鄉里。

典琴

啓顏錄。北齊王元景。有奴名典琴。

執鞭

晉陶侃家僮千餘。有胡奴者。不喜言。常默坐。侃一日出郊。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云。此海山使者也。因而墮淚。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奴乳主孤

音育東漢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唯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貨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為生。湏續在懷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官。悉收殺之。

奴匿主子

晉祖逖。有胡奴曰王安者。逖甚愛之。及逖子紹之誅。安嘆曰。豈可使士稚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

引泉灌蔬

見泉

接水釀酒

璿音槍。西陽雜俎。魏賈璿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所絕有。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訴主藏甲

鎧音愷。唐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具。懼而瘞之。奴王慶以怨告曙。藏甲異謀。按之無他狀。竟投曙嶺外。慶免罪。魏纂引律。固爭卒論慶死。

衛主持兵

唐武元衡被害。自是公卿入朝。俱以家奴持兵呵衛。

買奴置田

史記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廼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

約奴過舍

唐崔觀老無子。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為業。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具酒食。夫妻嘯詠。相視為娛。

醉罵縣令

種音充。東漢班孟堅。在竇憲幕府。有奴于洛陽令。種兢車騎。吏呵

之奴醉罵兢。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及憲敗，賓客皆逮拷。兢捕繫固，遂死獄中。

合役秀才

酉陽雜俎：秀才權同休，元和中落第，旅遊蘇湖間，遇疾貧窘，僱得一僕，已一年矣。後疾漸差，秀才謂僱者曰：「余貧迫若此，無由寸步，因褫垢衣授之，令辦酒肉，予將會村老丐，道路資。僱者笑曰：「此固不足辦，某當營之。」乃斫枯桑，聚於盤上，喫之，悉成牛肉。復汲數瓶水傾之，乃旨酒也。村老皆醉飽，獲束縑三千。秀才慙謝僱者，返請為僕。僱者曰：「予固異人，有失，謫於下賤，合役於秀才。若限未足，復須力於他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其事也。」秀才雖諾之，每呼指色上。

巽音遜

面蹙蹙不安。僱者乃辭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
才脩短之數，遂去，不知所之。

為奴報仇

見賤士

為奴償德

唐山東節度府，聞陽城義士，發使遺五百縑，戒使者不令反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所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城曰：「非也能與我為學乎？」俶諾，即教以書。

抱頭就戮

東漢宋則為鄆陵令。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弩射。絃斷矢激。誤中子即死。奴抱頭就戮。則察而怒之。潁川荀爽深以為美。

鬻身辦喪

唐盧懷慎死。家無餘畜。惟一老蒼頭。請自鬻身。以辦喪事。助勞。

晉陶淵明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可善遇之。

怙勢

唐柳子華為昭應令。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

將。怙勢暴縱。租賦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謁。收付獄。發其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

廝臺掠民

唐安樂公主。與長寧定安三家廝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臺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為手詔。諭免從一曰。陛下納主訴。縱奴騶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不忍屈陛下法。以偷生也。又李絳為華州刺史。承璫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

璫璫上聲

廝豎預政

唐崔蕘為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漢上河南。群盜竝起。蕘簡脫不曉事。委政廝豎。

作車

韓愈送窮文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按奴星韓奴名又北齊王元景奴名典琴江表傳吳太

鋤藥

唐施肩吾詩鋤藥雇老叟焚香呼小青

悼亡奴詩

唐溫州刺史朱褒悼亡奴詩魂歸冥漠魄歸泉只住人間十五年昨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絃注云唐人工者遇七日則以亡者衣物施僧事見唐楊氏喪儀

詔跛奚文

黃山谷作跛奚文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乃

得跛奚蹒跚離疏不利趨走主人不悅厨人怒罵黃子笑

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

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濕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

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呼跛奚來前善

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拔距乎能與群狙賦芋乎能與八

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

之內固無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晨入庖舍條鱸淪釜料

簡蔬茹留精黠脩鱠肉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漉如截肪

煑餅深注湯和麩勿投醯醢回晚用薑葱潔不用焦旋殖

不用黃飯不欲着牙揚盆勿駐沙姨媪食爬垢掩髮染

脩斤觸

脩音芳

潔音屑

媪音濫

紙音是。指舐杓。最哉懷骨事。無大小。盡當關白。凡前之為。汝能之否。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無不滿意。

懶鬚

初學記。王褒有奴。號鬚奴。嘗有辭責其鬚曰。我觀夫人鬚長而黑。鬚弱而調。離離若綠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若子之鬚。既亂且赭。枯槁禿瘁。濁垢流離。污穢泥土。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恃。懶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尾。為爾鬚者。不亦難乎。

蓬首

輟耕錄。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雇一僕役。特選一

能應對。閒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駭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易馴。人下等良善。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矣。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相公。公驚問。僕以實對。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不肯行酤

漢王褒僮約。蜀郡王子泉。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持大杖上塚。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塚。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也。子泉大怒曰。奴寧欲

賣耶。惠曰：奴父訝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云。奴復曰：欲使皆當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泉即讀券文，其略曰：舍有客至，題壺行酌，汲水作餽，滌盃整按，披蒜斫蘇切脯，築肉臠芋，膾魚包鱉烹茶，盡力具鋪，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振門拄戶，上樓擊鼓，行自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奴不教當當答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乍音責乞音兀叩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為王大六酤酒，真不敢作惡。

不服執燭

後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常與客奕碁，蒼頭執燭，或睡則加杖，奴曰：郎君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今博奕是何事也？琛大慙，遂研習經史。

易酒

唐陽城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卧於路，城怪其不還，與弟迎之，未醒，城乃自負以歸，及醒謝罪，城曰：天寒而飲何責焉。

取漿

唐竇軌戒家奴無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尉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

奴能斫石

林邑記。夷奴范文夷師父奴也。以刀斫石如斬蘆葦。後為國王

奴可託金

宋程明道。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質用物。付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眾始嘆服。

操筆出主

戰國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

以杖擊臣

宋武帝寵一崑崙奴。嘗以杖擊群臣。

恃愛挾權

漢霍光監奴馮子都。有殊色。光愛幸之。常與計事。頗挾權傾郡邑。注云。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

感恩刻骨

宋李沆字太初。一僕通宅金數十。忽一夕遁去。其僕有女將十歲。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沆大惻然。祝笄音雞。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夫人如言。教訓婦德。及笄。擇壻。剗音奎。且奩歸之。後父歸京。聞之。感佩刻骨。沆病。僕夫婦剗殷為羹饋之。沆薨。練經三年以報。

奴知文章

晉郗愔字方回。有蒼頭善知文章。王羲之愛之。每稱於劉

煖音炎。煖問何如。方回義之曰：小人耳。何得比郗公。煖曰：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奴善射騎

唐王毛仲。父坐事沒為官奴。生毛仲。長事臨淄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為人奴。善射騎。王市得之。與毛仲並。

愛才

唐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嘗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

化德

唐陽城。值歲饑。屣跡不遍鄉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與糠

覈數杯。乃受之。

守主不離

凍音凍

凍水記。聞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親信之。

既而去曇。應募兵。以選入。捧日軍。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

妖術。妄言事父子。曇城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急。曇平生

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

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

子皆流嶺外。達追哭送之。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從者

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歿鄉也。數日。曇感恚。死。無家

人。達使母守其屍。出為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

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

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致位公卿。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視之。猶懼其禍之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賤救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事主不貳

宋黃山谷曰。役者余成忠。信不貳。事鄴八年。未嘗見其過。蓋自少時。至於今。行年六十矣。猶一日也。吾嘗與僚友論其為人。雖古之學問士大夫。木強而厚於德。如第伍公胡威。未能遠過也。豈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吾貧不能脫其役。與之同歸江湖之上。作詩以識愧云。

詩曰。丹籍生涯無列鼎。白頭忠信可專城。自非車騎將軍勢。愧使王尼常作兵。按王尼。晉人。字季孫。嘗為兵在大將軍幕府。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皆與尼友。大將軍聞之。與尼長假。遂得離兵。

奴盜銀盃

唐柳公權字誠懸。善書。公卿貺遺巨萬。多為主藏。奴海鷗龍安盜用。嘗別貯盃盃一筭。曠絨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巨音頗。巨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

奴竊銀器

宋張文定齊賢為江南漕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置懷中。公熟視不問。後為宰相。廝役多得班行。此奴不沾寸祿。

山堂
乘間泣告。公曰。爾憶江南盜吾銀器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汝亦不知也。吾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與錢三百千。不可復留。奴拜謝而去。

通主愛婢

齊張敬兒家貧。傭賃自給。嘗為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殺之。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後宋明帝立。四方反叛。敬兒為將。啓帝云。吳泰以絲助袁顛。為督弦。詔收籍吳氏家人。保身得出。其財貨數十萬。敬兒皆有之。取所通婢以為妾。

私主侍兒

沈洵為節度使。奴私其侍兒。洵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為鬻。

夜攻洵滅其家

奴享長壽

并州刺史畢軌。送故漢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百二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風俗通。公孫志節有蒼頭名餘地。年七十二。

奴得封侯

東漢光武朝漁陽太守彭寵。自負其功。帝接之。不滿意。遂反。其蒼頭子密等。斬寵及妻首來降。封奴為不義侯。

○婢妾

覆酒

劉向列女傳。周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隣。王父還。妻恐覺之。

為毒藥使媵婢進之。婢私念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因伴覆酒。主父怒而咎之，妻恐婢言之，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之弟聞之，直以告主父。主父放其妻，將納婢。婢辭以自殺。主父乃厚幣嫁之。

翻羹

東漢劉寬字文饒，性度溫仁，多恕。雖在倉卒，無疾言遽色。嘗有位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嚴裝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污朝服。寬令收之，神色無異。徐顧婢曰：「羹爛汝手乎？」天下以此稱為長者。

沒身贖父

見女

挺身代主

皇甫謐列女後傳。曾稽翟素者，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以白刃，素婢名青青乞代素死。賊殺素，後欲犯青青。青青曰：「向欲代素，恐被耻獲害耳。今素尚死，何以生為？復殺之。」

家婢知書

劉義慶世說：鄭玄家奴皆讀書。玄嘗怒使曳一婢於泥中。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胡婢善射

三輔決錄：金禕為郡。上計畱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於許都。禕與必相善，知禕有胡婢善射，嘗使

之從其後也。

執爐

漢尚書郎入直。給侍使二人。選端正妖麗者。執香爐。護衣服。

添香

劉禹錫和白樂天誚失婢詩。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拂瓦去。鸚鵡透籠飛。不遂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又劉謐之牋曰。方欲教奴學耕。使婢執杵。

遺婢主爨

晉祖訥。字士言。家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大將軍王敦聞之。

遺其一婢。辟為從事中郎。人戲曰。奴價倍婢價。訥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羊皮耶。

遺婢掌牋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有青衣曰紅線。善彈阮咸。通經史。嵩遣掌牋表。號內記室。後田承嗣欲併潞州。嵩深以憂。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公之憂。乃夜潛至魏城。竊承嗣床頭金盒而回。嵩即作書遺承嗣。曰。昨暮有客自魏中來。云從元帥床頭獲一金盒。不敢留。謹用封納。承嗣見盒驚倒。自是與嵩和好。

吹篳降羌

篳音池

後魏河間王琛。為秦州刺史。諸羌叛。屢討之不降。有婢曰

朝雲善吹簫。王令朝雲假為貧媪。吹簫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為棄墳井。在山谷為寇也。即相率歸降。秦人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簫。

出財募士

唐崔寧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間寇瀘州。寬與戰力屈。寬婢妾任素驍勇。即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而退。

侍婢殺主

漢大司空扶平侯王崇。就國歲餘。為侍婢所殺。

舊婢告主

唐楊謹矜父塚草木皆流血懼。問所善胡人史敬忠。敬忠

使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會婢春草有罪。謹矜欲殺之。敬忠曰。勿殺。賣之可市十牛。歲耕田十頃。謹矜從之。婢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帝愛其辯慧。留宮中。寢侍左右。帝問所從來。婢奏為謹矜家所賣。具言敬忠夜過。謹矜坐庭步。星夜分乃去。帝大怒。後王珙等與李林甫作飛牒告。謹矜有詔賜死。

誣人為姦

殷芝小說。王武子左右人嘗於閣中就婢取濟衣服。婢欲姦之。其人云不敢。婢云若不從。我當大呼。其人終不從。婢乃呼曰。甲欲姦已。濟令殺之。其人具述前狀。武子不信。其人曰。枉不可受。當訟府君於天。由是武子經年疾困。此人

見彤云。府君當去矣。遂卒。

失身遭辱

青瑣王郎中幼女名瓊奴。因父死。失身於趙奉常家為婢。妾遭主母凌辱。滿至奉常道出淮上。書其事於驛壁。見者哀之。王平甫為作歌。

焚券遣歸

唐羅遜嘗有以婢遣之者。遜問所從來。答曰。女八九人皆為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遜慘然為焚券。召母歸之。

質錢許贖

柳子厚為柳州。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如子本相侷。則沒為奴婢。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

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

著約令還

李德裕為蜀時。蜀人多鬻女為人婢。德裕為著科約。凡年十三而上。執三年。下者五歲。及期則令還其父。女。

輟資遣嫁

東軒筆錄。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君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至堂前。熟視泣曰。幼時我父於此地。完為毬窩。辱我戲劇也。鍾離君曰。汝父何人。我父兩政前令。身死家破。流落民間。令詢實。以書抵許令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

細過輒殺

張直方婢有細過輒殺之。

詐疾送還

小說唐柳僕射仲賢鎮西川日嘗怒出一婢置於大校蓋巨源宅一日蓋臨街呼賣縑者親於東內手揣厚薄酬酢可否柳婢於隙隙偶見因作中風狀失聲仆地自是送還既出外舍或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更事賣絹牙郎耶一說詐出婢於韓金吾家

山堂肆考人品第十六卷終

